

连环画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全国少年儿童文化
艺术委员会理论丛书

儿童文学评论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8年·沈阳

主 编 陈子君

副主编 洪汛涛 贺 嘉 吴庆先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尤 异 刘晓石 刘崇善 陈子君 陈道林

肖 平 吴庆先 张锦江 罗 英 洪汛涛

浦漫汀 蒋 风 樊发稼

编辑部主任 樊发稼

编辑部副主任 刘崇善 宗介华 柯玉生

责任编辑 崔玉平

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理论丛书

儿 童 文 学 评 论

《儿童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封面设计 赵国志

责任编辑 崔玉平

58068部队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98,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15-0147-3/I·12 定价：0.77元

目 录

“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向”讨论会开幕词（节选）
..... 陈子君 1

· 论文选登 ·

童话幻想的哲理化与抒情化
——兼谈当代童话创作的美学追求
..... 张锦贻 12

荒诞之于儿童文学..... 韦 苇 21

“大狗”叫，“小狗”也叫
——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文学差异
..... 朱自强 32

漫谈儿童文学的新趋向..... 洪汛涛 44

儿童诗创作流向初探..... 刘崇善 48

说说儿童动物小说..... 彭斯远 56

在对外开放下发展我国科学文艺的几个问题
..... 汪毓馥 62

· 作品评介 ·

儿童文学需要更新和创新
——评曹文轩儿童小说创作
..... 陈 模 69

让童话闪耀现实的光辉

——评洪汛涛的童话作品和理论

..... 方仁工 78

诗苑新绿

——评滕毓旭的《绿色的梦》

..... 郁文 90

希望有更多的童话诗问世

——兼谈艾路的《农民、财主和蛇、狐、熊》

..... 谷斯涌 96

· 观点争鸣 ·

从琼瑶小说到儿童文学..... 宗介华 98

少男少女需要平衡心理的小说..... 王泉根 104

· 写作随笔 ·

平平中的凸起..... 谷应 108

· 信息园地 ·

一次更新儿童文学创作意识的盛会..... 116

外国儿童文学座谈会纪要..... 117

胡景芳小说研讨会在沈阳举行..... 121

“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向” 讨论会开幕词（节选）

（一九八六年十月）

陈子君

同志们：

不久以前，也就是今年五月，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山东烟台召开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那次会议的代表是以作家为主，同时邀请了少数理论家和编辑参加。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召开“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向”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代表是以理论家为主，同时邀请了少数作家和编辑参加。两次会议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从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进一步提高我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途径。这一次会议是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共同召开的，得到全国少儿文化艺术委员会和文化部少儿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的热情支持。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以自己的名义相对独立召开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儿童文学理论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共五十多人，其中有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教学工作者、作家、编辑和出版家，等等，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这标志着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今后还将继续得到改善。我深信，只要我们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将能够

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的队伍将进一步扩大，并且每一个同志都会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和条件来展示自己的才能，作出自己的贡献。可以指望，这样的机会和条件不久就会出现。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于1980年6月在“全国少儿文艺创作评奖”的高潮中成立。当时有会员八十人，1984年以来又陆续发展了八十多人，目前共有会员一百六十多人。研究会集中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主要力量，同时吸收了少量的作家，编辑和其他儿童文学事业家参加。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会员构成，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进行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必须充分听取作家们的意见，加强同作家们的合作，有些作家同时也是理论家，或者对理论研究感兴趣；第二，要发展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工作，单靠理论家和作家也是不够的，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编辑、出版家和其他儿童文学事业家的共同奋斗。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由于是民间文学团体，在成立之初，先天就带来了许多可以想象得到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活动经费。没有钱，不仅事业办不成，连必要的会议都开不起来。因此，成立以来的几年中，在活动方法和活动形式上，不得不主要是以常务理事会有为核心，组织会员利用自己所在单位的便利条件：去尽可能多地为开展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办一些事情，同时也为独立开展“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创造一些条件，进行一些准备。比如，1982和1983年两年：由文化部少儿司牵头：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共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八百多位学员参加的七个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儿童文学讲习班，共组织了四十多人次的讲师团，在普及儿童文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创作和研究当中的问题进行探讨，出版了《儿童文学讲稿》和《儿童文学十八讲》等两本儿童文学理论专辑。讲师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接着，1984年6月，文化部又在河北省石家庄召

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围绕如何进一步提高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着重讨论了“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儿童文学特点和文学的共同规律”、“八十年代少年儿童特点和塑造新的典型人物形象”、“童话的时代特色及幻想和现实的结合”等几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奋斗目标。“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有五十多位会员参加了这次会议。1985年6月，文化部又在昆明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规划会议”，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体系”这个中心，制定了在五年左右时间写作、出版六十多种儿童文学理论专著的计划。约定的数十位作者、编者和出版者，也绝大部分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这标志着，我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工作，已经决定性地摆脱了长期形成的、由少数理论工作者各自为战、零敲碎打的自发状态，开始进入在全国规模上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并从事高水平、高层次研究的新阶段。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也逐步创造条件，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开展活动，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有三件事，第一，和全国少儿文化艺术委员会一起，创办并主编了我国第二个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评论》，已经发了两期稿子，即将与读者见面；第二，为进一步扩大和提高儿童文学队伍，积极筹办《儿童文学函授学院》；第三，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共同召开这次“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向讨论会”，等等。

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主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理论工作者队伍太小，且很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的研究人员，发表理论文章的园地也很少。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或作家作品评论，都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第二，由于左的思想和一些陈旧观念形成的封闭性体系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比较严重地缺乏革新精神，儿童

文学理论未能充分地起到促进创作和促进改革的作用。但是，近十年来这种状况已经逐步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我们不仅成十倍地扩大了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队伍，而且这支队伍在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批判多年形成的左的和陈旧的观点、探讨艺术特点、艺术规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受了锻炼，得到了提高。建国初期，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不过少数几个人。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出版过个人儿童文学理论或评论专辑的实际上也只是一两位老作家。而今天，据不完全统计，在各报刊发表过儿童文学理论或评论文章的已有三百人左右，经常发表理论或评论文章的约有五六十人，这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其中出版过个人理论或评论文集的已有二十人左右，有的还出版过两三本。而且还有六十多本儿童文学理论专著正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这种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在我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儿童文学理论本身也有了明显的进步。集中起来，几年中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明确了“儿童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在一些传统的思想理论基础上，更新了关于“什么是儿童文学”的某些陈旧观念。强调在注意儿童文学特点的同时，必须重视它作为文学的共同特点和共同规律。所谓“儿童文学特点”，是由儿童的年龄特征所决定，也就是由他们的知识水平、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和思想、兴趣、心理等的条件所决定。这种年龄特征并不能成为儿童文学可以简单化、浅薄化和说教化的理由。过去那种认为儿童文学不过是编故事说明问题、灌输思想，甚至是“哄小孩”的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儿童文学既然是文学，首先就必须反映现实生活，刻划人物，塑造典型形象，有强烈的真情实感，以此来体现作品对生活的某种评价、理想和追求。故事当然是要编的，但不能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而且编故事也最终是为反映生活、描写人物服务。这种观念上的更新，为

加强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创造了条件。

(二) 对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了比较全面和辩证的理解。抛弃了长期沿袭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服从政治”和“儿童文学是教育的工具”等狭隘和片面的观点。在强调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和共产主义方向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单提“教育作用”还不能概括儿童文学的全部功能。必须同时提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娱乐作用。这几个作用只能相互溶和、交错，却不能相互代替。而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又必须通过审美和娱乐作用来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审美和娱乐本身也是一种教育。特别对低幼文学来说更是如此。对“教育”的内容也有了新的理解：传统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教育”已进一步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人道主义领域。同时，也认识到儿童文学既然是文学，他就同样需要歌颂真、善、美，反对假、丑、恶，需要描写真、善、美对假、丑、恶的斗争。既要重视正面教育，也要重视反面教育。在歌颂光明的同时，适当地揭露和批判阴暗面，甚至描写悲剧，也同样能够起到鼓舞少年儿童斗志和催人上进的作用。所谓“正面教育为主”，本质上应当是属于宏观控制和调节的问题，具体到每一篇作品则不能都作这样的要求，等等。这些认识上的更新和发展，既为开拓新的主题和题材，也为增加作品的思想容量和加强主题思想的深度创造了条件。

(三) 儿童文学需要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年龄阶段划分为三个层次。有一种观念认为：“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这是一些年来得到多数人赞同的见解。但这种见解所包含的意思还是含混不清的。第一，所谓“儿童”这个概念其实过于笼统。学前儿童，特别是婴幼儿，和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差别是很大的。小学中高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说，笼统的所谓“儿童文学”这个概念，实际上应当更细地区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文

学”。只有这样，我们研究问题才有针对性，才合乎实际。第二，“专为”的提法虽然强调了“儿童”及其文学的特点，但却又把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界限划得太清。这种机械的划分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种束缚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文学发展的作用。其结果，只能导致儿童文学内容浅薄、形式粗糙，不能满足少年儿童读者的需要。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热衷于去阅读并不适合他们阅读的某些成人文学作品。因此，儿童文学在强调自身特点和坚持相对独立发展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它和成人文学之间的共同性，加强和成人文学的联系，和借鉴成人文学中适合于儿童文学的好的经验。

（四）封建落后的教育思想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陈旧观念进一步被抛弃。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人主张儿童文学要大力塑造“勇敢活泼的少年儿童形象”，鼓励孩子独立思考，积极主动和富于创造精神，而不赞成把孩子描写成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温室的花朵”和一味地歌颂“老实听话”，作“驯服的工具”。认为这不符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根本要求。不幸的是，当时这种主张未能得到广泛的赞同，反而被当作所谓的“右派言论”加以批判。但“十年动乱”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主张的正确性。随着《班主任》、《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白脖子》等作品的发表，这个问题便开始引起儿童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进一步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知识密集、信息爆炸和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儿童文学更应当担负起“改造国民性”和塑造“开拓型人物形象”的任务，或者说，要肩负起提高人民素质的重担。有的人还具体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培养少年儿童勇敢的、自信的、开放的性格；第二，培养少年儿童更文明、更富有责任感、更注重公德；第三，培养少年儿童更富于创造力、想象力和判断力，等等。这一系列思想、观念上的更新，为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研究跟上时代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以上四个问题，是我们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儿童文学作者一起，经过十年的批判、讨论和探索，而共同取得的，得到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上的成果。应当承认，我们的儿童理论，不仅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和陈旧观念的束缚，走上了遵循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的正确轨道，解决了儿童文学创作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在探索进一步提高儿童文学创作水平方面，也有了若干新的发展，在促进儿童文学创作方面起了明显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有些人的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理论仍然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不仅从纵的比较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就是同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作横向的比较，我们也并不很差。事实上，国外对我国儿童文学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尤其对我们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他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只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国际交流搞得很差，我们许多好的东西并不为人所知罢了！这一点，今后一定要赶上去。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我们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的落后现状。不能否认，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至今仍然未能较好地改变长期形成的落后于生活、落后于时代的状态。这也是事实。我们这几年连续抓了几次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花在这方面的精力比花在抓创作方面的精力还要多，目的也就是要尽快地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使理论和创作较好地达到平衡发展，建立起作为整个儿童文学的“两翼”之间应有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协调关系。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当前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更新和“突破”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就决定召开这个“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向讨论会”，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交流一些新的信息，讨论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论点，把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如果能够初步地梳一梳辫子，在宏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命题，并就这些命题进行一定的讨论，产生一定的新的见解，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打下基础，这就是我们的很大成功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和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各条战线都提出了不少新的命题，产生了不少新的观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意识”问题。所谓“现代意识”，它涵盖着社会的、哲学的、文化的、审美的等等各个方面，与正在发展着的观念变革，包括文学观念变革在内，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成人文学界热闹得很，许多作家、艺术家都在努力进行新的艺术创造，力求使中国的文艺走向世界，并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这就给儿童文学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办？近几年来，我们儿童文学界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我们既为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感到高兴，又很不满足仍然落后于生活、落后于时代。这种“不满足”甚至发展到了非常苦闷的地步。所谓的“苦闷期”已经延续了好几年了。“苦闷”的核心问题就是，觉得陈旧的思想框框太多，创新难，而且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比较有效地改变现状的途径。这就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很重的任务。我们应该是坐不住的时候了。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努力加快观念变革的进程，尽快地跟上生活，跟上时代。

所谓“观念变革”，内容非常广泛。就与文学创作有关的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变革，对人的价值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二，文学观念的更新；第三，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第四，某些传统的生活哲理的新的解释；等等。其中的许多东西就被称作“现代意识”。具体内容很多，目前大家提到的有：多元性，深刻矛盾性，民主性，科学性，变革性，反叛性，创造性，开放性，人的主体性，竞争性，批判精神，人道

主义，悲剧与牺牲精神等等。对一些问题当然还有不同看法，有争议。但是大家都比较一致地认为：现代意识的主导和核心，应是代表着现代中国以至人类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历史流向，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也就必然要表现为对至今仍然存在的各种封建、落后、愚昧、复古的思想意识和随着开放、搞活带来的某些西方腐朽、颓废思想的批判，比如，权力崇拜，人治思想，清官思想，家长制，一言堂，中庸调和，愚忠，安分守己，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娘打儿子，老实听话，驯服工具，因循保守，不敢创造，缺乏自信的谦虚，不敢表现自己，平均主义，以及荒谬感，虚无感，孤独感和绝望情绪，等等。我以为，文学创作，包括儿童文学在内，如果能够从内容上具有这样的现代意识，作品就有了生气，也就可以算得上是跟上生活、跟上时代了。

关于文学观念的变革，近几年来已经提出了不少新的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个：第一，文学创作的反映论和主体论似乎各有长短，都有正确的东西，也都有不足的方面。二者能否找到某种结合点？应当在什么样的分寸上来表现自我？第二，人的问题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人道主义是否就是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创作的中心？文学描写除人道主义以外，是否还应有其他东西？第三，现实主义的地位应当如何估价？它应当如何发展、深化和自我完善？第四，人道主义应当如何从伦理道德观进到充分地实现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必将对整个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儿童文学当然也不会例外。相反，儿童文学既然首先是文学，它要有大的发展，要跟上时代，也就必须把它放在这个整体环境中来加以审视。关起门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时代应当结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是迫切需要开放，需要从整个文学的发展中吸取营养。当然，儿童文学又毕竟不是成人文学，有着不容否认的自身相对独立的特点。因

此不能完全照办成人文学的经验。我以为，在强调现代意识进入儿童文学，强调观念变革的时候，应当认真地注意两点：第一，在建国三十多年的相当时间内，曾经出现过不适当地强调儿童文学特点而忽视作为文学的共同规律的缺点，现在强调要重视文学的共同规律，则应当注意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反过来又忽视儿童文学特点，出现成人化的倾向。应当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来确定，哪些现代意识可以进入儿童文学，哪些不能，以及如何进入，等等。比如，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需要表现自我，要给予作家发挥创造性的更加广阔的天地，这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但这种“表现自我”应掌握什么分寸？应如何同表现人民统一起来，或联接起来？特别对儿童文学来说，作家是成年人，而读者是孩子，这就多一层矛盾，如何解决？确实需要认真研究；第二，过去我们曾经出现过不适当强调社会主义特点而忽视儿童文学的世界性，忽视了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同资本主义儿童文学还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的一面，人为地把我们的天地搞得越来越窄小了。这是不对的。现在搞开放，强调要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儿童文学在内的一切外国的好的经验。强调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具有更多的世界性，又必须认真注意不要抹杀了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和资本主义儿童文学应当有所区别的一面，应当重视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走中国自己的路。也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应当走向世界，成为更能满足广大少年儿童艺术欣赏和精神需求的，比资本主义儿童文学更富营养的，更高一个层次的儿童文学。

同志们：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这对我们儿童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向讨论会”在这个时候召开，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想提出两点要求：

(一) 我们这次会议，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按照中央的要求，保持一种民主的，团结的，和谐的气氛。希望大家放开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论。有争论，对问题的探讨才可能深入，会议才开得好。但这种争论应当是同志式的，朋友式的。观点可以针锋相对，但互相尊重，不伤感情。这是我们1984年在石家庄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以来一直保持的一种良好的作风。希望这次会议继续作到这一点。

(二) 参加这次会议的，绝大部分是中青年同志。年纪最大的也就是六十岁左右。我想，我可以代表在场的年纪较大一点的同志讲几句话：我们对青年同志一向是抱着最大的期望，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希望他们多提创见，多出成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新老同志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同志们：我们希望这次会议通过讨论，能够提出一些比较新鲜的论点，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作出良好的开端。我们既然不能说凡是新鲜的东西都是好的，完美无缺的，也不能说凡是旧的东西都不对，都应当否定。但人类总是要不断地审视自己，批判自己，否定自己，适时地提出某种新的思想、观念，才能不断地前进。经过历史的检验，旧的好的东西我们继承和保留下来，新的好的东西我们促其继续发展。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希望，儿童文学才有希望。

童话幻想的哲理化与抒情化

——兼谈当代童话创作的美学追求

张锦贻

在童话的发展过程中，童话的幻想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的手段和方式，既古老悠久，又充满了年轻的现代气息。童话人物和童话世界，从最早的时候起就是现实人生和人性人情的奇妙的写照。这种写照，因为幻想的运用与融贯而强化了表情达意的艺术生命力。不过，童话的幻想，并没有拘囿于拟人、影射那一个窄狭的天地里。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进步，童话幻想在表情达意上不断深化。哲理化，抒情化，已经成为当代童话创作中的一种倾向。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卓有成效地丰富了童话的思想容量和表达方式，而且充分地印证了儿童文学中童话观念的微妙变化与儿童读者审美趣味的提高，童话作家越来越不满足于那种童话以讲一个小猫小狗说话做事的故事便万事大吉的传统习惯，而注意广泛地从各种能使儿童动心的体裁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借鉴成功的技巧，以潜心结构内涵丰富的幻想，试图在作品的有限的幻想中，包容与培育更加广阔、深刻、而富有美学价值的意蕴，以理念的深邃、情意的真挚来强化童话的功能。于是，童话幻想的哲理化、抒情化，就成为当代童话创作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美学追求。

就看到的一些较有影响的童话作品来作一般的考察和分